

张弛著

醒世三部曲

残尘



残尘

醒世三部曲

残
尘
祸
根

转
型



张弛 著

(陕)新登字 017

责任编辑:郭继明

封面设计:冰冰

残 尘

张弛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0

ISBN7-80605-135-X/I·98

定价:13.80 元

内 容 提 要

畸型的年代扭曲脆弱的灵魂；严酷的现实铸造苍凉的人生。

小说通过某市委书记陈清随着权力和地位的升降沉浮而遭遇的三次婚恋纠葛，揭示了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下，那些权欲熏心的政治野心家，在权力角斗场上往往把那些脆弱的女人视作达到个人目的的一种工具，而那些女人也视自己的美貌为锐利的武器：粉墨登场，互相勾引，暗使奸计，狠下毒手……作品既鞭挞了阴险毒辣、毫无道德观念的政治暴发户高峰，又同时歌颂了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张玉珠与善良但软弱的女副市长刘芳，更入木三分地刻划了那些当代“道德垃圾”马兰之类的丑恶面目……

作品情节曲折，背景广阔，内心描写十分精彩，时有生花妙语，读后令人掩卷沉思。

但凡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其政治制度、经济结构、风尚习俗、思想意识……无一不受到震撼,无一不遭到冲击。但首先引起的却往往是婚姻问题的重新再选择。古人云:夫妻本是同林鸟,太难临头各自飞……

——题记

目 录

序：有无可无的话..... (1)

一 灰色浪漫..... (3)

张玉珠幻想，爱情是浪漫的，私奔吧！但生活
叫人多么失望和悲观

二 爱给我支持..... (18)

虽然我在黑暗中跋涉，但没有眼泪，没有悲
伤，只有爱……

三 一场爱情一场悲..... (33)

刘芳：我在没有爱情的家庭里偷生，在心灵上
自己给自己判了无期徒刑

四 失身..... (43)

高峰脸上露出邪恶的笑，一双色狼似的眼睛
紧盯着刘芳那迷人的脸……

五 走错历史房间..... (56)

刘芳痛苦地对陈清道：“我狠心地抛弃你，我
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女人。”

六 随风飘落的杨花女..... (65)

马兰冷嘲地说：“还不是那么回事儿，漂亮是
女人最锐利的武器，只要世界上有他们男人，

我们女人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七 第四次离婚..... (79)

马兰暗自思忖着把乾坤颠倒过来。为什么女人总是被男人玩弄,男人就不能被女人玩弄吗?

八 让妻 (90)

(8) 高峰自嘲:老婆是衣裳,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把老婆让出去又有何妨

九 粉红色的陷阱 (98)

(85) 高峰:女人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最好工具,让马兰勾搭陈清最省事不过

十 结发妻子..... (106)

(88) 徐宗泽:没想到奋斗一辈子,老婆、情妇一大堆,最后同居的竟是结发妻子!

十一 水性从来是女流 (117)

(84) 情是上帝,色是魔鬼,马兰疯狂地抱住陈清不放,“你若是不要我,我就叫你难堪!”

十二 最后一吻..... (128)

(80) 马兰忏悔道:“我这腐化堕落的肉体,才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我求你在我死去以后,吻我一次好吗?”

十三 地下夫人..... (142)

高峰深情地说:“兰香,我爱你,我的一切都属于你,你让我发疯了!”

十四 让我做你的情妇吧 (154)

(015) 刘芳恳求地对陈清说：“我知道，我无权向你
提出复婚的要求，我们之间的一切已经过去，
但是请你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让我做你的
情妇吧……”

十五 错酿的苦酒 (164)

(025) 刘芳真诚地道：“玉珠，你听我说，我知道，你
爱陈清，他也值得你爱，你们相爱吧，虽然这
么做，我很痛苦、很痛苦……”

十六 政治家 (173)

(045) 我要让全中国、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高呼，打下
江山的真正中国共产党人，有志气、有远见，
不是为一己利益，而是为中华民族的利益，敢
于让位给真正胜任的精明强干的领导同志

十七 走红门 (182)

(025) 一个念头在高峰脑子里产生：王琳和叶兰香
这两个女人都不能失掉，一个是“护官符”，一
个是“摇钱树”，……

十八 情敌 (191)

(105) 郑建国冷笑着对叶兰香说：“只要你嫁给我，
我愿意跪在你的脚下，为你出生入死！”

十九 密谋 (202)

(155) 高峰对叶兰香笑道：“你一定要设法把郑建
国、王琳控制住，记住，知道我们秘密最多的

(421) 人是最危险的敌人……” (210)

二十 等价交换…………… (210)

现在哪个在位的不热衷于这一套，你给我撑把“遮荫伞”，我给你织张“关系网”

二十一 冰火之夜…………… (219)

(401) 王琳咬牙切齿地道：“这该死的高峰恋上那个婊子，忘了我，你等着，玩了我，想扔下我，没门儿”

二十二 无情女子风流郎…………… (230)

(371) 郑建国一边搂住叶兰香，一边甜言蜜语地说：“你太诱人了，你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我不能没有你！你嫁给我吧……”

二十三 遗恨绵绵…………… (240)

(381) 刘芳总想和陈清有破镜重圆的一天，这一天终于到了，但他又被人夺走……

二十四 诉不尽的情意…………… (250)

(101) 张玉珠温柔地对陈清说：“你多好啊，我终于做了你的妻子，现在好了，你抱着我的肩，我在你身边，我什么都有了，哦！搂紧我……”

二十五 一场幽梦…………… (261)

(303) 高峰冷酷地自笑：“一切仕途荣耀、花容月貌都完了，一切都是枉自嗟叹，空劳牵挂。”

后记：寻找最佳结合点

——让读者喜闻乐见…………… (271)

序

有可无可的话

阿 阔

张弛同志给我送来了他的小说《残尘》，要我看看，并嘱咐我，顺便写几句话。读他的小说，是我的本分，自然责无旁贷；而写几句话，我却感到有些为难。这是因为，我既没有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也没有精深的小说创作理论；加之这几年随着年龄的稍长，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其中滋味似乎已无须再从小说中去品尝。于是，早已失去了年轻时对小说那种狂热的兴趣。所以，我再三辞谢，而张弛同志又执意不让，便只好写几句有可无可的话。

这几年，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些有头脑的经营者们，早已清醒地认识到：消费者是商品的上帝。即使市场上的伪劣商品虽然屡见不鲜，但对于这个真正反映商品经济规律的口号，人们却似乎并没有什么异议。

物质商品的生产，只有真诚地为它的“上帝”服务，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作为特殊商品的精神产品，又当如何面对自己的上帝——读者呢？

有人把小说分为通俗小说和高雅小说（或曰严肃小说），我以为，这种划分似乎更多地并不着眼于小说本身，而更多地是立

足于小说的阅读对象。为低文化层次所能接受的小说一般称之为通俗小说；而为高文化层次所能欣赏的小说自然奉之为严肃小说。但从接受美学的观点审视，无论通俗小说或高雅小说，都必须有自己的读者对象，却是无可非议的。我也曾经质疑，有没有那么一种小说，既为高文化层次的读者接受，也为低文化层次所能接受，即那种雅俗共赏的小说。历来的文学实践和当代日益繁荣的小说创作，似乎已经证明了这种小说的存在。作为特殊商品的小说，虽然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也即除了真正地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外，还必须从文学的基本功能出发，通过为更广大的读者对象服务，实现自身的商品价值，以补偿小说创作的物质消费，使小说创作日趋繁荣。

读完小说《残尘》之后，我曾与张弛同志交换过意见，他告诉我，他力图创作出一部这样的小说，希望他的小说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接受，但却不诲淫，不诲盗，只是用通俗的文体，读来不费解，不难涩，没有花枪，实实在在地从头说起。或者说，他正在探索以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创作出一部雅俗共赏的小说。我以为，他的探索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而且从小说《残尘》已可看出他的初衷。

盛情不可却，写了上边一些有可无可的话，作为向读者的推荐，而最终如何评说，只能交由它的上帝——读者了。

1994.9.22 于济南

张玉珠幻想，爱情是浪漫的，私奔吧！但生活叫人多么失望和悲观。

张玉珠幻想，爱情是浪漫的，私奔吧！但生活叫人多么失望和悲观。

一 灰色浪漫

张玉珠幻想，爱情是浪漫的，私奔吧！但生活叫人多么失望和悲观。

张玉珠幻想，爱情是浪漫的，私奔吧！但生活叫人多么失望和悲观。

奇特的年代，产生奇特的婚事。

不该结合的结合，该结合的反而分手。

这一年，张玉珠三十四岁，仍然没有结婚，为什么呢？说来话长。

原来，张玉珠是前市委书记张磊的女儿。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文革”爆发，张磊和市长陈清等一班人当然被卷进政治漩涡，逃脱不了这场“社会悲剧”，被“红色造反派”当做“叛徒、特务、内奸”赶下政治舞台。沾亲带故的无须说了，就连一面之识的都在劫难逃，更何况亲生儿女？所以张玉珠一夜之间被赶出城市。她的恋人刘谨恰巧是势利眼儿，随着老子刘冰爬上省革委主任之位，便主动与玉珠吹灯！当时，张玉珠父亲被人暗杀，死不见尸。继母马兰，反戈一击有功，声明脱离关系，改嫁给市革委主任徐宗泽。无奈，张玉珠只得被名正言顺地遣送到一个叫刘桥的乡下，和她父亲一九五一年离婚不离家的生母一起生活。

在生活的最低层的乡下，她碰上了一个该结合的对象，但命运又使他们饮恨分离，在情天恨海里苦等苦熬，已经十四个年头过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她的恋人是“走资派”陈清。他们是怎样走到一起，又是怎样成为恋人的呢？提起来话长，这还得从一九六六年秋天讲起。

陈清被市革委“罢官”以后，可乐坏了一个人。这人叫高峰，当时三十多岁，个子不高，白净脸儿，贼心眼挺多，颇有“诸葛亮”之谋，人称“狗头军师”，外号“小诸葛”。他原是市报的编辑，造反起家，刚和农村媳妇离婚。高峰有希特勒称霸欧洲一样的野心；如今这年头，谁人不会看风头儿行事。俗话说，人随王法草随风。有权就有一切。管什么患难战友，同窗好友，亲密挚友！有些政治家便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否则难成大气候。他要去做皇亲国戚，争那乱世之荣，就一眼瞅中了陈清的爱人，市委书记张磊的秘书刘芳。在他看来，刘芳不仅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而且关键在于她是省革委主任刘冰的“掌上明珠”。常言道，朝里有人好做官。高峰恰想巴高望上，坐官为宦，当然就在高芳身上打他的如意算盘。又时逢“文革”，活该他发迹。他时常心里想：“管仲鲍叔，古今能有几个呢？‘弱肉强食’，这句话却是真理。古往今来，贤人哲士，大家嘴里说得漂亮，谁肯拿肝胆来共事。墙倒一溜歪，败坏一齐来。尤其是当今……”这样一想，他就不管与陈清交情厚薄，战友老乡，上司同事，也不顾伦理人格，朋友之妻，老亲旧邻，便暗里把陈清遣送到刘桥镇，整得个死去活来，以便得到刘芳，爬上市第一把手的宝座。

事有凑巧。陈清被打倒了，刘芳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为着救陈清，她开始走高峰的门路，并且劝陈清更换门庭，揭发张磊，保存自己。当然，高峰对待陈清，由于情火燃烧，嫉妒生恨，大有欲置死地而后快之心。为此，在生死关头，刘芳无奈地做出紧急决定：牺牲清白，改嫁高峰。这样，陈清才逃脱掉被暗害的厄运，保全了生命。于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动荡不安，在市上层权力机关，一股潜在的危险就埋伏下来，暗地里你死我活的人事之争，持续长达十几年之久。直到今天，除张磊被“谋杀”之外，凡是活着的人，又一次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多层次地交战在一起。其中不乏“美人计”之类的超级“游戏”。这是后话。

刘桥既是刘芳的故乡，又有亲叔叔刘登州执掌村政大权，要保护陈清还不是容易事吗？可是，刘芳想错了。高峰在台上，陈清背时。俗话说人交富的，狗咬穷的。这时候刘登州是不听侄女话的。什么过去侄女婿，总得给一点面子，没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斗争，来不得半点心慈手软。可想而知，陈清在乡下安生不了，阶级斗争无处不有，不久就遭到毒打，打他的还是他小舅子刘谨，真个是鼓破乱人捶，当下就病倒了。他独自躺在那座破庙里，没有一个人可怜他，连口水也没有谁端给他喝。但他心里并不怪罪这些庄稼人。他洞明世事，通情达理。因为上面就是这样传达和宣传的，他是“走

资派”。因为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才使得人民吃糠咽菜，所以谁都恨不得一刀宰了他才痛快。人民历来都恨做孽的官吏。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却有一位姑娘悄悄的溜到他身边，一只胳膊托着他的头，一只手轻轻地捏着小勺，喂他。

这个姑娘就是张玉珠，年仅二十一岁。

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同情他。

同一个时代同一种命运，使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这以后的一个阴沉沉的晚上，外面刮着风，风声像一个临死的人在呻吟。一阵骤雨落下，鞭打着死一般沉寂的夜。风呼啸，雨凄凉，摧残着七缝八窟窿的庙屋。寒风钻进屋内，和举行葬礼的时候一样凄惨。这时，张玉珠悄悄地来到破庙屋前，见四外没有监督的人，便溜进去了。她摘下头上的斗笠，抬眼一看，心立时咯噔一下，愣住了，陈清栖居的一堆柴草和一张破席已经被雨水浸湿了，那床破棉被紧紧地裹在陈清那瘦弱的蜷缩着的身上，他的脸色发青，眼光痴呆呆地向门口望着。张玉珠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猛地扑上去，紧紧地抱住陈清的身子。泪水混合着雨水，滴到陈清的脸上，流进了他的嘴里。他感觉到了苦涩。他任凭她的两臂紧紧地箍在自己的身上，没有任何动作，没有任何语言，仿

佛泥人一般。

玉珠的心都要碎了。

这是一任市长啊！

她知道不是陈清愿意挨雨淋，愿意躺在湿乎乎的乱草堆上，是实行专政的人不叫他动窝呀！

张玉珠艰难地把陈清挪到了一处稍微干燥的地方，然后脱下了上衣垫在他的身下。她和他的目光碰上了，陈清那呆痴的表情再一次刺激了她的泪囊。她紧紧地搂住他那发抖的身体，一边暖他，一边低声地呜咽。

泪水在流，雨水在流，他们心中的血在流。

难道死亡就在眼前！

什么也别想了，挣扎着活下去吧。

天总有亮的时候。

陈清看着眼前这位同自己命运一样凄惨的姑娘，无力地接受着玉珠大胆而赤诚的爱怜，感动得眼含热泪。他说什么才好呢？心中完全是块空白，不再想什么爱情，不再希望什么快乐。一切悔恨都等于零。将就着活下去就是一切。

“玉珠，你不能为我丧失前途，在这时候，我不能连累你。我怎么能够忍心让你为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我恐怕没有希望了，他们不会解放我的。我求求你，你不能可怜我。”